

重錄總校官侍郎王高拱

學士 龔嘉祥

分校官通判林

書寫主員 曹嘉祥

圖照監主員 馬承志

東吳 職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二

九真

陳

陳襄

宋史列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學者沈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

之說皆指爲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爲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雖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訟謂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見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鍾所祭樽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鍾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如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鄉爲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鄉謂其誘邑子以資遇客鄉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鄉以語襄襄曰自反而顛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己蓋講說不少

懈獨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爲秘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遣喪度十僧列于廟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治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爲開封府推官監缺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絳不當爲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兼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領補外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慫恿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爲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撻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辛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淮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爲急既亡友人劉尋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是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絳呂公著蘇頌范

純仁蘇軾至於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祿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又
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
用史論載在鄭俠傳東都事畧陳襄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時王安石
為政行青苗法襄上言臣已三奏乞罷青苗而陛下未以臣為然臣觀制
置司奏請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為管仲商君之術
非陛下之所宜行臣願陛下為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陛下為霸
主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輸萬里內無疆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
凡四海九州之賦入供吾之用不為不足陛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臣坐
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為均輸舉貸之事臣竊為陛下惜之又乞貶
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奏五上又乞免劉琦等罪召還范純仁除直
舍人院兼天章閣待制明年知制誥直學士院襄既忤安石以卓河北詔
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教文有奉祠紫宮以為語犯俗嫌出知陳杭二
州入知通進銀臺司遷樞密直學士兼侍讀卒年六十四襄有學行與陳
烈鄭穆周希孟友善閩人謂之四先生所至務先學校至親為講解好薦
達人材喜愠不形于色為政多慕古人所為然或迂闊頗不為人所服云
姓氏遂華表和浦城縣模鍾辨監在經筵薦為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紹興元

年詔曰近得裴薦章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斯為盛矣。文集曰有德之言。君子之文上為人主所欽下為士大夫所宗誦其詩讀其書想見其人。裴孫輝杭州太守。輝持麾節湖廣四川。元一統志常州府陳襄以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出知常州府。庠下官不足以容生徒。襄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模氣象遂為諸郡庠序之冠。襄入其中坐校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治平間召還將行委官闕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通未償者悉以代輸。襄談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襄以槩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有制不月而成。遂創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旱有溉豐穰歲饗矣。召還修起居注知諫院。又授王安石學記云嘉祐六年樞密直學士陳襄鎮此邦乃鼎新饗字州子弟相率而至四方之士輒千里而來乃起聘良師表屬論說而教之名臣言行錄公為主簿。某其子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數于縣庠使孝于其親順於其昆信於其鄉仁於其民由是為其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禮于吾簿。馬時有禁近大臣扶護親長還闕。衢州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百送其行。卒至浦城公曰襄

時方作雖王命尚不可奪之期以爲私邪乃令就實以後劉執中樞詞堂
記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曰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高盜者述古乃
給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至後閭祠之引群囚立鍾前自
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其肅
祭訖以惟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
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
亦古之法出於小說華英公在河陽邑居隘陋盛夏暑公出家人間或垂簾
納涼於廳事旣而其積失官緡錢二萬守者以爲辭公不辨出已俸償之
物議喧騰富公亦以爲信未幾盜獲於它邑乃守積者爲之河陽里胥遵
置酒村破蕩產業者世以爲病公命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謬以百金僦田
兩夫募農師引沃水灌爲稻畦種以糯穀比其耕排耘耨收割也必躬涖
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俾觀稼穡之法酒村旣足民胥効之瘠
鹵之地遂爲膏腴溫造故迹復生杭徐矣詞堂記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
稟自石文遠臺牒近例左右以補知制誥臺牒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
降旨候知制誥闕與呂試舉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豈
可計校資地以爲輕重况義之所在知無不言夫豈知鉄鎖之在前而龍

祿之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
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爲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呂氏
家要記召試知制誥公不就奏曰朝廷比以制置條例司改更常平新法
中外之議皆以爲擾臣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聖心竊令獲罪不職
之罪不知譴其所有召試臣不敢當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
復修起居注皆辭以爲言事不職不敢承命仍乞外補御批其疏近除知
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
故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
豈未忘朕意歟今還卿來章當函就職遂復修注判銓馬司堂記熙寧中陳
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水文作花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者粉紙時陳襄侍
讀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
詳異不敢不奏以竹卷盛瓦數十枚奏呈米文雖消痕跡猶在識者皆以
陳公爲得體祥非致道事公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
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
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爲法者錄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
旱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差役漕

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屢求廣器博故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凡四十年弗懈也既云彛檢其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證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為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計堂記富公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道為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為人作鬼乎呂氏家塾記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為已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盡于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師遠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為莫不知所以仁民為國之本也治已為臨下之範也學古為修身之資也事親為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焉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庇及其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身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眾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

不識若喪其明咨嗟靡思馬公之於學志在攷古以治其性為本事居以
建其忠為業故雖燕居必持厥志謂暴其氣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是以
雖家人藏獲平生未始見其不足之色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
樂聞已過喜於為善度量淵廣長於包荒樂於教民其職精於治體其政
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眾其交貴於謙光故其出入中外裕裕然弗以進
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知諫知
雜言出至誠詳審有緒不為激訐故雖譏病大臣補救時政上每嘉納而
多留中詞堂記宋葉祖洽集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太常寺陳先
生行狀公諱襄字述古其先本光州固始人當五代之末隨王氏入閩
因家于閩之福唐今為福唐人公之考以公贈兵部侍郎昆弟五人長兄
諱則之好古力學以文稱鄉黨間號為處士絮諸孤隱居古靈村侍郎尚
幼長兄知其質美可以起家趣使事學卒兄有成得官具宗朝主邵武軍
歸化薄公時隨侍在官始十餘歲侍郎常選縣之老儒使教焉每為文諱
教者多自以為不及往往辭避知縣沈君一日過侍郎至公之書室見其
一榻凝塵枕席皆不治因告侍郎曰公之子器度甚遠宜善視之而侍郎
亦自謂是子必能大吾門後授台州之黃巖尉未赴任而卒於道公方十

八歲扶柩反葬親喪盡禮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爲念居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榜爲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錫切相期天下之重爲已任是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相高以救名聲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人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於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且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衆然出公之門顯者居多公慶曆二年中進士及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余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且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敵豪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欠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孽縮手畏氣民畏且愛寧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人學講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使於民者千

之安野史議之立行其七條又行其三人受其賜部有疑獄多委公決俄舉台州仙居令時新有詔舉令而公哀然爲首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造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授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園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政走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皇祐三年改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陽公常以自負所學不見知於當世名卿及得富公從之甚喜富一見公亦厚遇之二人相得以道義故有所爲無不以公言爲聽燕遊登臨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也公亦自以爲仲於知已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於學至弛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徒張公諤吳道分教之民莫不聳觀俄有謗者謂公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憾志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惑謗何以爲知已富不能折其親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貢公者曰可毀校以塞謗公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不爲

少憚然後留公始奇之知其自信之篤先是邑人多不是學公爲令於此
士之名於薦書而取科第於朝者累累有焉土人不習水田之利上之人
雖有知者憚於興事亦莫之敢公因政之暇行相地宜得水之可以溉田
者言之州州未之信公命其徒出泉十萬僦田二頃以試之穀稻果大收
得穀以償出泉者其餘猶足以供官河陽人大享利至和初遷秘書丞就
移彭州濠陽縣再行至夔而富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嘉祐二
年遷太常博士召試秘閣校理明年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
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官闡宦官以
及要近一例陳乞蓋東政大臣不爲陛下愛惜典刑首爲潰亂所有詔令
未敢奉行尋罷祠部編書昭文館六年以祠部負外郎出知常州州南濱
大湖民欲取水浸灌而限以運渠之高勢不能導浚修之則費極大累政
惠之公與漕使今集賢殿修撰李復圭同志協力一月畢功州民到今賴
之郡岸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爲諸
郡庠序之冠公展入其中坐受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
二浙每歲取士得常多於他處八年由度支負外郎爲司封負外郎賜緋
衣銀魚治平初以開封府推官召之將行妻官闡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

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通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三年由開封府入三司爲監鈇判官明年上即位奉命使虜虜人欲以坐先之公以使者不當辱命固爭以禮虜不能屈使還以工部郎中知明州未至熙寧初召還以刑部郎中修起居注尋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事得其本則爲之甚易陛下先求賢德使位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扶陳烈管師常程願經行脩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有旨候知制誥有闕與試公上疏言陛下必以臣自內史過爲臺雜乃是下遷遂有此命陛下以義使臣臣當惟命是聽豈敢較計以爲重輕況知雜之任上裨朝政下正臺綱豈和鈇鎖之在前寵利之在後一有顧避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顧復前命詔從之俄兼判吏部流內銓賜金紫銓中士人被舉者常積二百餘貲累年方得召對執政苦官之冗欲難其進以爲澄吏良法公曰不清其源而澄其末何益遂白執政請得併伸引對自是被舉者無滯淹之患又言近日臣僚家用恩例陳乞親屬任使多是衝改已授人遠方寒族往復疲敝非立法之意乞自兩府而下如有陳乞並於季闕以前預指某處不得臨時換易士人便之

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革故之始尚駭群聽公數上疏論列言多留
中嘗言人君先於知道其次在得賢然後務立法度其說多見嘉納偶論
事未報一日中書來召攝有旨令試知制誥公辭免不肯下筆時有執政
使人趣之公遂巡謝之徐奏曰臣以負憂責不敢不言所欲言未能開悟
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譴所所有召試非臣敢當旋罷言責除直舍
人院兼天章閣待講復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仍乞補外上深器之遂賜手
詔云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
行已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釋所願聞今覽來
奏尚欲固辭豈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不獲辭命復修注判銓四
年除知制誥兼直學士院不數月出知陳州未期移杭州杭為都會賓旋
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杭雖
號水鄉而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繼唐相國李長源舊為六井引西湖以
飲民井既久廢不修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其源流漑而甃之井遂可
食雖遇旱歲民用沛然皆誦佛以祝命通判蘇軾為之記公在杭二年移
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通漕民苦之公命修八
字溝以深水城中無泥行之阻州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

十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嘗擇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八年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提舉進奏院公去國數年一旦見上慰勞有加宣諭久之即除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和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修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皇后山陵上特選公爲國薄使護葬事受命而公已病矣上使中貴撫問公且辭使事期迫猶不改差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將終其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泯然而應曰天何言安以踐之耳因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鳴呼然後知公深達於性命之理而其所以語後者孔顏之道而已公之疾也上數問左右大臣曰陳某疾減耶其亟也再遣中貴存問而公已不及見矣其亡也奏至上爲愴悼贈給事中官其子姪特及外孫加贈贈馬上方知公行且用矣公亦素有自任之志期見於用而命有所制悲夫公爲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爲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之得遇利害得畏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吝之失於心也公之亡士大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皆曰德人

往矣所至汲汲以興利教民爲事蓋其兼濟樂育之心出於天性非有所
徇而然也平居與所知論極天人之際因及變理之事未嘗不慨然有志
惜哉不見於事享年六十有四階累升爲朝散大夫勲累升爲護軍將軍
升爲上黨郡開國侯教畜弟妹甚勞皆有成立第章舉進士第今爲都官
負外郎妹長適前祠部郎中直史館劉彝次適進士倪天隱次適司封負
外郎集賢校理鄭穆皆當世有聞者公娶陸氏累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
長紹天守秘書省正字次中夫守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
軍傅樞次適宣德郎方篆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公三遇大禮不
奉子弟以官欲其自立也而追念伯父嘗有功吾門其後未有仕者故於
知制誥年先奏其孫良夫郊社齋即鳴呼士常惠德不足以充位而位過
其德夫擁高軒策駟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非不崇且貴也而論之
以事業則蔑然無聞所以榮於勢者得矣其榮於義者安在是故君子不
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位不及人而患德之不足今公官不過郎中職不
過學士而道之在人利之在物者如此雖使公極位望於一時以彼較此
未知其孰愈也公於六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營一丘之地爲退居之計
著書以自見其志志不遂故其平生所爲文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

月十九日葬於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祖洽晚得識公於京師，舉進士於開封也。公為考官，及公移陳州，祖洽嘗在幕府朝夕相與處，受公之教而觀公之德為多。故得公行事尤詳，而祖洽謹撰其大者為行狀。請有道而能文者圖其不朽焉。謹狀。門生孫覺撰。陳先生墓誌銘。公姓陳氏，諱襄字述古，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王氏入閩，因隨家焉。今為福州侯官縣古靈人。曾祖諱令圖，仕閩通顯。祖諱希顏，文林郎果州司戶參軍。父諱象台，州黃巖縣尉，累贈尚書兵部侍郎。母黃氏，永嘉郡太君繼母王氏，集慶郡太君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建州浦城縣主簿。浦城多世族，使擾請託以撓法，敗政為常。縣缺令者久之，公不為恤，辦治有能，名移台州仙居縣令。益務以禮法教其民，民愛樂之。莫肯犯，皇祐三年改秘書著作佐郎，知益州河陽縣。時司徒韓國富公為之守，一見而知之。土人不知水種之利，公度田二百畝為法，以示人人，習行之。至今移彭州濠陽縣，富公入相，薦之召試，充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有乞寺觀額度人為僧道士者，公論不可，編定昭文館書籍如常州州濱大湖而運渠高水不能溉，公為剗去堰，陳浚之與湖通波，賴其利者二百里。民有父母存而出贅，叱使還養，凡數十人召為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即位，使赴虜虜人欲